

19143

電影劇本叢書

# 丹 孃

阿倫什坦 奇爾斯科夫著

藝術出版社

Л. АРНШТАМ  
Б. ЧИРСКОВ  
КТО ОНА? (ЗОЯ)

---

據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,  
ТОМ 5 (ГОСКИНО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0)譯出。

內 容 說 明

丹孃(即卓雅)是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出現的女英雄。爲了祖國的獨立自由，爲了人類的幸福，她與凶惡的德寇進行了英勇的搏鬥。面對着殘酷的敵人，她始終堅強不屈，顯示了蘇維埃人最優秀的品質。

丹孃，在成爲戰士以前，乍看起來，她的生活似乎是那樣的平凡。她熱愛勞動，她不許同學們說謊，她鼓勵她的同學去做消滅文盲的工作。她和她的至友波里亞在一起的時候，常常談論着生活的意義。在和平時期，她和他談着學習和工作。而當戰火燃燒到祖國土地上時，她和他都成了戰士。

本書不僅歌頌了她的英雄事蹟，也深刻地闡明了，在列寧、斯大林黨領導下的偉大社會主義蘇聯，乃是形成她那熱愛祖國，仇恨敵人和堅強不屈的高尚品質的源泉。

俄羅斯冬景。掩沒在雪堆中的一些小屋。

某處——冒着輕煙。黃昏。

這個俄國村莊的名字「別特里什切沃」，是用可惡的外國字母拼寫的。

遠處——那個地方看起來也好像是平靜的冬景，但是冬景的深處正有一個連頭帶身都裹在棉大衣裏的希特勒士兵，掛着自動步槍，蠢笨地以沉重的步伐來回走着。

一所半燬壞的房屋的一角發着黑。帶刺的鐵絲網亂堆着。

哨兵走向屋角。

村莊的邊緣正有一個人從溝裏爬出來匍匐前進。看不見臉，只能見到身軀、棉褲、短棉襖。那個人把頭抬起來，呆了一下，注視着幾乎已經完全籠罩了村落的黃昏景象。從村莊那邊遠遠地傳來了狗吠聲、外國人的說話聲、外國人的喧笑聲。那個人又伏到地上，慢慢地爬行。

哨兵把自動槍放下，剛剛才準備靠牆坐下休息一會兒，突然覺得背後有個人影一晃。有人匍匐爬向旁邊的房屋。哨兵緊張了一下，回過頭去看看。

那個人跑到對面房屋的一角上，很快地倒向雪地裏去。微微抬起頭來看一下之後，馬上又沿着牆脚爬行。他從背在脅下的袋子裏取出一個瓶子。

所有這些，哨兵都完全看見，他小心地向後退了幾步，躲在黑暗的牆邊。

那個人用兩隻手在燃燒瓶的口上插進一個雷管。

哨兵緊貼着牆站着。在他的鋼盔下面睜大着一對眼睛。

那個人舉起拿着瓶子的手來，正預備投擲，但是，就在這剎那間，有一個很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身上。

一陣短促的、無聲的格鬥……白雪，兩個滾動着的，看不清的人體。

一隻拿着手槍的手，槍朝上。這隻手臂上穿着棉襖。但是馬上另外有一隻手把手槍打落到雪裏。

喊叫聲：「Dir werde ich schon zeigen」（德文，以下同此，意爲「我馬上叫你曉得我的厲害！」）

小屋。房門大開。從敞開的門裏可以看見正有一個光腳的女孩子一邊驚慌地哭着，一邊跑着。另一個大一點的女孩子幫助她往壁爐上爬。門口一陣喧嚷。沉重的腳步聲，粗野的外國話的叫罵聲。已經開着的門被踢了一腳，幾個士兵領着一個人走進小屋。

他是被人架着推進到屋裏。

罵聲，喊叫聲。

一個士兵用兩手把他推到爐邊，另一個士兵從他背上解下口袋。隨着一陣吱吱喳喳的聲音，從隔壁跳出來幾個在這個地方宿營的士兵。顯然，他們都是從夢中驚醒的。有一個只穿了短褲，另一個一邊走一邊繫着皮帶。那個只穿着短褲的士兵把燃燒瓶拿到手裏，他好奇地看着這個瓶子。一陣蠢笑聲。不斷的談話聲。一個士兵已經從那個人身上

「脫下他的棉衣，另一個士兵同時摘下他的鋼盔。

突然，一陣驚奇喊叫聲：

「Oho! Das ist ja ein Mädchen!」(「啊——原來是一個姑娘呀!」)

馬上靜寂無聲。

在爐子旁邊的那兩個小女孩，嚇得睜着眼睛，張大着嘴。

一個婦人站在門口，手裏提着一桶水。

那個被捉的女孩子站着。樸素的白上衣，美麗而安詳的年輕人的面孔，短髮蓋在前額上。她一擺頭把蓋在前額上的頭髮甩到後面，昂首挺胸，毫無懼容地直視着那些驚慌失措的士兵。

忽然，從死一般的沉寂中發出一個淒慘可怕的人聲：

「你是什麼人，小姑娘？」

那個俄國婦人在門口驚慌地縮作一團。她帶着同情和恐懼的眼光看着那個女孩。

那個女孩從敵兵底頭上望過去，正和婦人的眼光相遇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士兵結實地打了那個女孩一個耳光。

於是一陣亂嚷亂叫聲和下流的漫罵聲又打破了沉寂。

鄉村街道底十字路，空闊無人。一個士兵從門內跑出來，一邊走一邊和另外一個士兵談話。喊叫聲越來越近。在轉彎的地方，出現了押差的行列。

那個被捉的女孩子輕輕的脚步在雪上走着。兩個士兵抓着她的手臂。她的沒有戴帽子的頭驕傲地昂視着，凜然不可犯地豎着眉毛。而押着她的兩個士兵，不斷地看着她，推着她。

「小姑娘游擊隊！女游擊隊！」

大笑聲。喊叫聲。

一陣亂嚷亂叫聲從街上傳到另一個小屋。一個老太婆嚇得急忙後退。房門大開，兩個士兵引着一個沒有穿上衣的女孩進來。老太婆坐到長櫈上，一個老頭動了一動，讓給她位置。

女孩站在一個法西斯軍官面前。一盞煤油燈正冒着煤煙。這裏是通信部隊的指揮

所。一個年輕的書記，斜視了女孩一眼，把打字機的滾筒整理了一下。桌子上放着電話，收報機，公文。在黑暗的深處有兩個士兵緊靠着牆縮作一團。那個軍官把煤油燈捻了捻亮，然後抬起頭來。那女孩毫無懼色地直視着他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那軍官用俄國話問。

那女孩的臉上現出一種很堅定的神色。她一語不發。

那個軍官又把她仔細地打量了一番。

「你是什麼人派來的？」他又問她。

她仍然一語不發。她的兩隻眼睛現出極頑強的表情。

「同夥的還有什麼人？」

沉默。

軍官的冷酷無情的面孔。

「他們現在藏在什麼地方？」

她仍然一語不發，只是把嘴唇很明顯地輕蔑地動了一下，這樣她面部的表情稍為改變了一點。



軍官站了起來，向她走近一步。他從一邊仔細地把她打量了一番；接着又走到另一邊仔細地打量她。她好像一座聖像一樣站在那兒。突然，軍官從她的背後左一記右一記打她嘴巴。

「再問你一次……你究竟是什麼人？跟誰一夥？」

她底頭動了一下，被綁在背後的手使勁地伸了一伸，憤怒地睜大着眼睛。接着又是安詳的和蔑視的眼光。她仍然一語未發。她和那個軍官對視着；一陣極短時間的目光的決鬥。結果那個軍官失敗了，他粗野地像一個士兵一樣地罵着走開了。他離開桌子向黑暗的牆邊走三步，又從牆邊走三步回到桌邊。

他拿起燈，一下照到她的臉上，這樣她的臉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這時候他又問她：

「告訴我，斯大林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

她的睫毛一動，眼裏流露出一種熱情。

「斯大林？……」終於她第一次開口說話了，不過聲音很低。

書記伸長了頭頸注視着她。

軍官也彎着腰看着她。

明白而驕傲的答覆：

「斯大林在崗位上！」

「噠，噠，噠！」打字機這樣響着。

書記的手懸在打字機的上面，他斜視着那個女孩。

軍官底臉緊張有些慌張。

「在崗位上？」他自己對自己說，並不看那個女孩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他苦笑了一下，聳一聳肩，又重新坐到桌子邊去看文件。這時候，她又說話了，於

是他抬起頭來傾聽。

她的話突然像江河決口滔滔不絕地說下去：

「這就是說……在深夜……在現在……在白天……以及在黎明……都有隊伍走向戰  
鬪……這些隊伍，是一眼望不到邊，也就像我們的祖國一樣。……各鐵道上是車輪的  
隆隆聲……是揚旗信號……是火車頭鳴鳴的叫聲……是各種列車……在這些列車上是坦  
克……婦女們也都代替出征的丈夫到工廠去作工。天空的飛機是一架跟着一架！而在

森林裏……在篝火邊……在道路上……到處都是遊擊隊，並且他們正在準備消滅你們！

……

軍官的臉像死人一樣蒼白。書記驚慌地看着她。幾個士兵沮喪地在牆邊縮作一團。

「這就叫做——斯大林在崗位上！」

「我也知道……」她的聲音是堅決而響亮的，「你們不會饒過我的，可是，要是有人來向我說：『你願不願意重新生活』……我依然要選擇我過去所過的那種生活！我是爲他的幸福而生活，爲他的幸福而奮鬥……而他的幸福——也就是我們國家的幸福，我們民族的幸福……我個人的幸福！」

那個女孩把頭高高地昂起，直視着軍官。一剎那的沉默。接着，她又安詳而自信地說：

「此外我再也不能說什麼了。」

軍官冷酷表情的臉。

「好的！」他用着嘶啞的聲音說，並轉向暗處對士兵下命令：

「Nehmen sie mal in die Arbeit！」（「收拾收拾她！」）

從黑暗中出來幾個士兵，一邊走一邊很神氣地解下皮帶。他們走向那女孩：一個年齡較長，一個是金髮的年輕人，有着野獸般眼睛的兇惡而狡猾的傢伙。後者把女孩往長櫈那邊推。

她的眼睛充滿了極端鄙視他們的光芒。一個士兵把她按倒在長櫈上，現在已看不見她，只能看見從她身上剝下來的衣服在空中飛舞。軍官的冷冷的聲音：

「最後一次問你，你說，究竟你是什麼人？你的同夥藏在甚麼地方？」

幾個士兵呆板地站在長櫈旁邊。沉默。

軍官怒吼：

「Anfangen!」（「動手！」）

那個年輕的士兵，眯了一下眼睛，手拿着皮帶。

坐在小房子另外半邊的老太婆向門邊注視着，他們正在門後拷打那個女孩，這種拷打——更確切一點說，也就是皮帶每次落下時震耳的響聲——就好像落在老太婆的身上，因而她感到疼痛而顫抖着。

「天哪！」老太婆低聲說。

和老太婆並肩坐着的，是一個老頭。他是個瞎子，把兩個白眼珠向空中直翻。每打一下，這位老太婆就以顫抖的聲音說：

「天哪！……」

打在那個女孩身上的每一皮帶，就像打在她自己身上一樣——她用兩手撐着兩頰，顫抖着說：

「天哪！……天哪！……」她就用這種「喊天」的聲音，數着皮帶聲。

老太婆喊「天」喊了二百次，但是那個女孩沒有叫一聲。她既沒有說出自己是什麼人，也沒有供出她的同志。

老太婆又出現。在門後邊還聽得見震耳的皮帶聲。

「天哪！……天哪！……」老太婆大聲地禱告了。突然沉寂。

軍官的臉上，因為過分緊張直冒汗。

他低下頭望牆角處看一看，接着又抬起頭來叫道：

「克瓦斯特司務長！Komm mal her, mein Jungel」（「到這邊來，小伙子！」）一個滿頭金髮的人走向桌邊，立正站着。

「Die Kleine hat elinen harten Schadel.」（「這個小鬼真够狠的。」）軍官擦擦額頭上的汗。「Bring du sie mal zur Vernunft!」（「逼出她的口供來！」）他命令那個金頭髮的士兵。

金髮士兵舉手敬禮。

軍官眼往下看說：

「你不願答覆，好的，這對你並沒有好處。我把你交給他……」他朝那個金髮士兵點點頭。「他會拷問你的！」

長櫬的一端，一個陰沉可怕的士兵站在那裏。沉默。

另一所小屋。粗笨的木桌。一條狗從桌子底下伸出頭來啃着一塊骨頭。一盞沒有罩子的煤油燈在冒着煙。幾個士兵正坐在桌子旁邊吃晚飯。另外有一個士兵在寫信，低聲

地吟着。

在黑暗的深處，有一個看不清楚的影子——那是女主人。

在黑暗中，砰的一聲門響。大家抬頭觀看，眼睛裏都現出某種驚奇的神情；不過，這種驚奇的表情馬上又消逝了，因為他們正忙着吃飯。就在這當兒，大家已經看見了那個金頭髮的士兵帶了一個女孩子到屋裏來。女主人在牆角那邊坐立不安，接着呆呆地站着。……

那個金頭髮的士兵，剛剛一進門口，就向那些吃飯的士兵們叫道：

「Hallo, Junge, alles in Ordnung? Mal was zu fressen her!」（「喂，弟兄們，一切都好嗎？有什麼吃的沒有？趕快搞一點來！」）

他把那個女孩往櫈子上推。她非常困難地挪動脚步。她光着腳筆直地站着，瘦瘦的身軀就像個小孩。

那個金髮士兵硬把她按到櫈子上坐下。

「Bitte platz zu nehmen!」（「請你，就位！」）他非常有禮貌地對她這樣說。

那些士兵對他這種玩笑大為開心。

她只有在這個時候，坐下之後，才開始發出微微的呻吟聲。在她身後的牆上貼的是舊報紙。

「Herr Ober-leutnant hat diese Dame mir übergeben, und ihr könnt beruhigt sein, ich werde ihr schon Mass nehmen!」（「上尉先生把這個女人交給了我，你們可以放心——我會從她那裏敲出我們所有需要的東西來！」）他搖幌着金髮的頭。

金頭髮士兵脫下鋼盔，一隻手打開拭巾，另一隻手抹着盤子。

「Gibt mir mal was zu saufen!」（「隨便給我弄點什麼來吃吃吧！」）士兵們讓他坐在桌邊。

「Das wird richtige Schwerarbeit!」（「事實上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工作。」）那個女孩坐在檯子上，疲乏地把頭向後看了看。她微微地睜開了眼睛，輕輕地嘆了口氣，用舌頭舐着乾了的嘴唇。女主人看出了她想喝水，於是她走向水桶取水。

一張桌子。幾個士兵。女主人兩隻手捧着一罐子水走着。一個士兵陰陽怪氣地打破她手裏的水罐，於是她趕忙往回走，呆呆地站在那裏。那個士兵從桌子上取過沒有罩子的煤油燈站起來走向女孩，把燈送到她嘴邊。



「給你喝！給你喝！」他對自己這種惡作劇大爲得意。

別的一些士兵都漠不關心地看着。那個金髮士兵正在貪婪地大嚼大嚥。女主人驚懼地注視着，兩隻手緊抓着胸口。

兩個人頭。火舌直往上竄。女孩慢慢地把頭偏過去。燃燒着痛苦和仇恨的兩隻眼睛直瞪着那個士兵。

突然，小孩子的可憐的哭泣聲。

在黑暗中一個小孩站在那裏可憐地哭着，眼睛一直望着那個將使他終生也不能忘掉的悲劇。女主人坐立不定，她用手拉住孩子。

「不要往那邊看……不要看，好孩子！……」她說着用手遮住他的眼睛。

她把孩子摟在懷裏，轉過臉呆立在一邊。

那個女孩子用一種專注的和憐憫的眼光看着女主人。一個士兵嘴裏咕嚕着什麼，那近桌旁。燈光掠過女孩的臉，又逐漸遠去。

突然，那個女孩嘴上掠過一個像對最親愛的人一樣的甜蜜的微笑。

女主人坐下把小孩放在自己腿上飲泣着，當小孩一站在母親的腿上，看着那個女孩